

律
史

[清]馬驥撰 王利器整理

K220.4

1
:1

圖書館目錄(CIB)遺憾

吉華中 (京) 一 勤勞器物王 (勤勞器物) 皮鑿

繹

馬

ISBN 7-101-00883-1

驕
撰

王利器整理

史

中
華
書
局

三太世
代古系
卷圖

二一
卷年

1998年1月第1版 ISBN 7-101-00883-1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驕士郎

元 0.00 鑽寶 標002-1 ISBN 7-101-00883-1

1998年1月第1版 ISBN 7-101-00883-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繹史/(清)馬驥撰；王利器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2

ISBN 7-101-00383-4

I. 繹… II. ①馬… ②王… III. 中國—古代史—
先秦時代 IV. K22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1)第095297號

責任編輯：凌金蘭 李晨光
王景桐 李解民

繹 史

(全十冊)

〔清〕馬 驥 撰

王利器 整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141¹/s印張·4312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冊 定價：280.00 元

ISBN 7-101-00383-4/K·172

出版說明

《繹史》是清人馬驥編纂的一部從上古至秦代的資料集成。書中首列世系圖、年表，下分一百六十卷，析爲五部：第一《太古》十卷，記三皇、五帝；第二《三代》二十卷，記夏、商、西周；第三《春秋》七十卷，記春秋；第四《戰國》五十卷，記春秋以後至秦亡；第五《外錄》十卷，記天文、地理、名物、制度等。前四部以時代爲經、人事爲緯，末部係專題類編。各卷立有標題點明主題，正文爲可信基本史料，後以小字附錄有關其它材料，引文均注明所出書名，或加說明比勘，卷末是作者的論述按斷。所收資料極爲豐富，唐以前除四書之外的典籍大致齊備。在編製上，綜合編年、紀傳、紀事、學案等各式史體，配以多種圖、表，別具一格，頗有創新。誠如本書徵言所云：「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二代之間，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繹史》結構有序，條理清晰，十分便於覽閱查檢，至今仍爲研究先秦史、秦史的重要參考書。

馬驥（一六二二——一六七三），字宛斯，又字驄御，山東鄒平人，中順治己亥（一六五九）進士，舉順天鄉試主考官，除淮安推官，改靈璧知縣。他嗜書好學，勤於筆耕，繼撰

左傳事緯，編成繹史。繹史問世後，頗得學林青睞，顧炎武稱其爲「必傳之作」，康熙下令收購原版入內府。繹史和左傳事緯均收入四庫全書。他本人也主要因此書獲得「馬三代」的美名。

自清初以來，繹史有多種刻本傳世，但迄今沒有新式點校本。二十年前約請王利器先生利用康熙刻本整理此書。由於各種原因，兩年前纔完成排校。本書列入「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今年七月在檢查紙型情況時，發現存在較嚴重問題，主要是整理不够規範和相當粗疏。我們當即組織有關人員，分頭通讀校樣，對發現的訛誤脫漏，覈原對稿，參校四庫全書本、光緒丁酉武林尚友齋石印本以及引文原書，進行校訂補正。儘管作了一些努力，但由於受到紙型等多種客觀條件的制約，所做校補工作還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對本書存在的問題，敬祈讀者隨時賜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主出」一言十字，並不取原本，蓋亦誤刀劍之出。翻成刀劍，皆與文合，蓋顧諤闕誤。

整理說明

出，而謂
平王《繹史》一百六十卷，清馬驥撰。囊括開闢至亡秦有關資料，裒成巨帙，先唐典籍，搜羅殆盡，時人稱爲馬三代，又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清《南北史合注》，稱爲三大奇書。書刻成不久，即被康熙購版，歸入內府，留傳甚少，後有翻刻本，殊爲惡劣。

今所用工作本即翻刻本，爰取北京圖書館所藏原刻本覆校，其由翻刻而出之魯魚亥豕，則從原刻本逕改，不另出校記。其係翻刻本錯誤，而必須出校記者，斟酌出之，並說明所據論證。其原書引用諸文，或有錯誤，而經前人訂正或有定本者，則從其說校改，並說明據某某說或某某書，如國語用董增齡《正義》，周書用朱右曾《集訓校釋》，墨子用孫詒讓《閒詁》等。其原書引用諸文有較生僻之處，則斟酌出以注釋。其原書引用材料有不知其句讀者，今不加標點，如卷一百四十五引說苑所載越人歌是。

疑，而其出於馬氏之錯誤者，亦隨文加以訂正。一，有以不誤爲誤者，如卷九十五之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衍爾。』」馬氏云：「有缺文。」案：此文係一問一答，無缺文。卷一百引說苑「楚令尹死」一段，馬氏云：「有脫誤，未

詳。」案：此文未嘗有脫誤，詳玩自明。二，有以譌傳譌者，卷一百十五引新序，馬氏云：「史記注引。索隱曰：『是劉歆所撰。』」案：新序劉向所撰，非劉歆書，馬氏承司馬貞之誤，而不加辨别，非也。三，有刪節未當者，卷一百四十三下引荀子彊國篇：「處勝人之勢。」案：宋本荀子此句上有「荀卿子說齊相曰」一句七字，不可刪削，不然，則文中一再提及之「國相」及「齊」無着落了。卷一百四十八引史記：「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案：史記秦始皇本紀，「秦莊襄王子也」句下云：「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此四十三字不當省，否則下文「政代立爲秦王」之「政」，無着落。四，有引書不具備者，卷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紀：「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今據續漢書郡國志一注引，前後補兩段，共一千二百八十三字。五，有出馬氏臆爲之者，卷一百三十六引新語：「楚襄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案：新語無爲篇及羣書治要引新語，俱作楚平王，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新語：「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也。」亦作楚平王，則作楚襄王者，此出馬氏臆改也。卷一百五十九上引白虎通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今本「通」作「道」，無「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一句十字，此不知所本，蓋亦馬氏臆爲之也。諸如此類，皆爲之拾遺補闕焉。

校訂既已，又將所得有關繹史書錄及馬驥傳略，作爲附錄，以供參攷。

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

王利器識

吾歎不厭鑒史。潤縣鄭子，則人遠矣乎？夫古書之難理，古書之難明，書莫以鑒，風流亦
莫以鑒。序十篇，史鑑。以鑒鑒史，以千篇史鑑。以鑒、鑒、鑒，以鑒、鑒、鑒。以鑒、鑒、鑒。
序。鑒史百六十卷，今靈陽令鄒平馬侯所譏，計爲部有五：首曰太古部卷十；次曰三代部卷
二十；又次曰春秋部卷七十；又次曰戰國部卷五十；合其末之十卷曰外錄部者，共百六十
卷，而編成統名之曰鑒史。而因前侍御八寶喬公緘，予屬爲其敍。予啓而讀之，幾兩月，
而業始卒。乃喟然嘆曰：嗚呼！斯文之在天壤，猶日月也，歷終古而常新；猶江河也，逮尾
閭而愈大。謾聞小生少見多怪，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謬哉？試以秦後所稱經世大典言
之，自漢而後有「畧」，漢以前無有也。自晉而後有「部」，晉以前無有也。自唐而後有「典」，
自宋而後有「目」，唐與宋以前無有也。自元而後有「考」，自明而後有「補」，元與明以前無
有也。迄今而鑒史復出矣。以一人攬百世之奇，以十年窮三才之業。試取漢畧、晉部、唐
典、宋目、元考、明補與鑒史相衡，古今人果不相及？否也。予讀之，善其獨勝古人者有四
焉：一曰體製之別創也。編年之例，肇自丘明，荀氏而下，莫之能易。晉乘、越絕、楚檮杌無
論已；馬侯舉例發凡，惟以事爲經，而不襲夫系月系時之故，其獨勝者一也。一曰譜牒之咸
具也。年月之表，起自司馬，范曄而後，莫之能述。三國、六朝、五代無論已；馬侯鱗次眉列，

兼以圖佐表，而一洗夫有學無問之陋，其獨勝者二也。一曰紀述之靡舛也。書以漢紀，而上述曠年；志繇宋名，而汎取鳥紀。顧名思義，究何居焉？（繹史則上遡太皞，下訖亡秦，紀事紀人，總以首尾爲疆畔，其獨勝者三也。一曰論次之最覈也。中壘著書，僅有題署，承旨作史，并絕贅疣，知人論世，不太畧歟！繹史則文成踰萬，其旨盈千，或奪或予，遂以筆舌爲袞鉞，其獨勝者四也。至於萬千百國，十有一代之間，大而洪荒剖判之繇，小而名物訓詁之譏，與夫貞元運會之乘除，皇帝王霸之興廢，陰陽淑慝之消長，禮樂兵刑之因革，以迄日蝕、星隕、水流、山峙之篇，金生粟死、仰驕俛替之說，若內若外，或事或文，莫不網羅囊括於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吞百家，駕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漢畧，崑崙也；晉部，唐典、宋目、元考以迄明補；龍門，積石、太史、馬頰也；當吾世而繹史乃出，其真尾閭矣乎！其真尾閭矣乎！或曰：以經爲史可歟？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綜爲經，兩漢襲經而別爲史，蓋經卽史也。或曰：以子爲史可歟？曰：奚不可！夫諸志，史也，而錯以經。小學，經也，而錯以子。故子亦史也。或曰：以箋、傳爲史，亦孰非與史相表裏者。嗚呼！以史爲史易，以經爲史易，以子爲史難。以經爲史，以子爲史猶易，以箋、傳爲史，以薈粹爲史則尤難。遠紹漢註史，杜、鄭之爲典爲志，亦孰非與史相表裏者。嗚呼！以史爲史易，以經爲史難。以經旁搜，不知繹史所得視漢、唐諸人孰多乎？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書契以還，屈指有

幾？兼時之興喪或殊，則道之隆污頓異。此秦、楚之際，甫經烈焰，而聖經賢傳，累世而不復。沿及東漢，乃有欲發冢而求書者，蓋深痛夫一炬之爲禍也。或曰：使祖龍之焰不噓，以待馬侯今日之搜討，則繹史當更勝。是又不然。夫三古之世所稱文浮於質莫如周。然仲尼觀史，必適周而始得；韓宣子、季札觀易象、觀樂，必聘魯而始得；而楚左史倚相僅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世主遂詫以爲奇。則九皇之初與七雄之末，載籍之繁簡，又可知也。雖使秦之儒不坑，書不燬，聖經賢傳當亦未能遠過於今日矣。且使先民作述，纖悉無遺，又安用後死者爲。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軼之後，而能從百世以下，摘抉蒐獮，使芒芒墜緒，燦然復著於斯世，與未燒無異，乃見馬侯之有造於斯文不細耳！予夙有汲古癖，於史尤甚，每有異同，輒形論著，然大抵史乘一家言耳。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因嘆世之才人魁士，其神智意匠，愈出而愈勝，迥如江河之走大地，而日月之耀終古，固非世代所能囿也。乃世人猶往往操不相及之說，是則蟪蛄、芝菌之儔，未足與之商春秋、辨晦朔者，其可一笑置之已矣。予曩未識馬侯，今以喬公之命，獲附名其閒，豈非幸邪！第齒衰思落，未能發明作者之旨趣。且喬公文章理學，有識共仰，而獨以敘屬予，予滋愧矣。非特愧馬侯，竝愧喬公矣！馬侯前理淮陰，今作宰靈陽，皆有冰蘖聲，喬公數爲予言之。學古有獲，不其然乎！第予猶有謁於馬侯者，昔北地欲槩蔚宗而下，益其褒貶，弇州欲挈子長而

上予之刪潤，亦勞煩繹史之義，而兩公之志皆未逮，後人亦卒未有能成之者。馬侯其有意乎？倘能賈其餘勇，自繹史外，更取二十一朝之史，事經文緯，州次部居，以爲後勁，庶幾經國之大業，俯垂來許，上曉千古而無餘憾也哉！

時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春上澣之吉年家治弟李清頓首拜題於澹寧齋草非幸耶！葉齒非地升頭諸山。或母人諱治藥不財入之室，是則數神之南之轍。朱景興之苗春君之報全因鄭州之木人據土，其解晉意切，愈出而愈奇，厥吸正同之玄大賦，而日月之蘿桑古固，太甚。詠音異同，辨紙論善，然大抵史乘一空言耳，自繹學史，然後以天眼之大，端宇宙之黎倫，森然尊譽允視，其與朱轡無異。凡良圖契之音，當發於漢文不監耳。子風音器古謬，氣支聲，又安用發於音真。錄是案焚故火，言而信矣，去之益遠，而強弱百世以不，離夫萬籟，對苦苦山。雖剪棄之歸不復，書不厭，望鑒寶物當收未若遺蹟以今日矣。且剪表另升板，鑑悉無革，正典八素，止注文書，世主數端以亂善，抑武皇之時與才盡之末，殊難之深簡，又何咷哉。謂每々口之既悟，眼睂臾當更懶，是又不然。夫三古之母祖神文哲氣，莫莫吸風。然呻吟以東莞，氏音始終家而未嘗告，蓋柔軟去一臥之真跡也。始曰：剪臣輩之欲不與，以喪之，兼和之與齊，始振，頃斂之翻舌，則異矣。獨余一塊，甫鑒際缺，而聖鑒寶軒，累出而不

徵言

原夫載籍浩博，貴約束以刈其煩；羣言異同，宜臚陳以觀其備。驥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未能淹貫，輒復遺忘。頃於左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敍事易編年，篇目一百，各附以論。辯例圖譜，悉出新裁，讎正舊失，數易稟而成書，謬爲同志所欣賞矣。辯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庸復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已上事，譏爲繹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大凡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篇帙多者，分爲上下，或分爲四五，用漢書五行志之法。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紀事雖止於秦末，而采書實下及梁、陳，事則無微不悉，文則有長必收。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士子卯角誦習，故一槩不錄。若夫五經竝麗陳常，士或偏治其一，不復旁通，抑且考校得失，多所發明，今盡取之。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爾雅、孝經、大戴禮記、國語、戰國策、釋名、老子、列子、莊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韓非子、商子、慎子、尹文子、公孫龍

子、鄧析子、墨子、呂氏春秋、孫武子、吳子、三畧、司馬法，以上全書具在，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錄，或節鈔。若屈原、宋玉諸騷賦，則取之楚辭、文選等書。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之類，皆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書。至夫莊、列寓言，事雖不信，文亦奇矣。真贗錯雜者，取其強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鵠冠子、家語、孔叢子之屬，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脫遺而後人補竄。又如管、莊之書，亦非盡出管、莊之手。附託全僞者，僅存要略而已。如三墳、六韜、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之類，皆近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淺膚不倫，姑存一二。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爲采綴，以觀異同。史記、漢書、後漢書、白虎通、風俗通、淮南子、賈誼新書、陸賈新語、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王充論衡、桓譚新論、劉晝新論、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顏氏家訓、吳越春秋、華陽國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任昉述異記、東方朔神異經、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揚雄法言、桓寬鹽鐵論、焦氏易林、抱朴子、許氏說文、文心雕龍、刀劍錄、鼎錄、十洲記、高士傳、列仙傳、神仙傳、列異傳、錄異記、異苑、方言、釋名、文忠子，以上諸書，去古未遠，采取詳略不同，自隋以後，例槩不收。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如黃帝內傳、出軍訣、秦壹雜子、軒轅本記、大禹岳瀆經、師曠占、歸藏、尚書大傳、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周春秋、汲冢瑣語、師春二、春秋少陽篇、韓詩內傳、元中記、列士傳、丹臺書、衝波傳、子思子、公孫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計然、龜子、隨巢子、胡非子、田俅子、魯連子、燕丹子、王孫子、闕子、金樓子、正部、孝子傳、三將錄、劉向別錄、氾勝之書、喪服要記、琴操、琴清英、古今樂錄，此等或真或僞，今皆亡矣。緯譏諸號，尤爲繁多。七緯者：易則乾鑿度、稽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詩則含神霧、推災度、氾歷樞；尚書則璇璣鈴、考靈曜、刑德考、帝命驗、運期授；春秋則元命苞、文耀鉤、演孔圖、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助佐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則援神契、鉤命訣，以上竝立名詭異，而託諸孔子，起自漢哀、平之際，皆附會也。此外又有尚書中候、春秋內傳、命歷序、論語摘要、撰考識、河圖握矩、玉版、挺佐輔、括地象、洛書靈津聽、龍魚河圖、通甲開山圖、論語隱義，名目紛紜，不能悉載。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帙，雖非全璧，聊窺一斑。

十三
經注疏、史記索隱、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王逸楚辭注、酈道元水經注、六臣文選注，以及左、國、世說等注，其旁證尚論，存古最多。至類書則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學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鄭氏通志、玉海、說郛、事類合璧、天中記、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今皆收之。又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卽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是事同文異也。麥丘邑人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鴻鵠之對，或爲晉平公，或爲趙簡子，是文同人異也。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殷脩」，穀梁作「鍛脩」；「無駁卒」，穀梁作「陔」；齊人「殲于遂」，公羊作「殲」，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禮「徧」多作「辯」，呂覽「僅」或作「覲」、「期」或作「旗」，莊子「居」或作「姬」，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事屢見而辭不同，亦竝收之。如楚莊王大鳥之喻，介子推龍蛇之歌，皆四五見矣。或謂事無甚異，不必兼存者。然如公、穀二傳，其不同在隻字之間，將何者可廢？且管、韓著書，亦多有一事兩載者，古之人固有取乎爾也。余積思十年，業已譏集成書，獨是僻處下

史記圖 卷之二十一 論列傳第十一

史記圖 賈誼史 以史記之微言隱義，三皇五帝，周易，春秋，漢書，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皆有其圖。此圖則與史記之微言隱義，三皇五帝，周易，春秋，漢書，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皆有其圖。

繹史世系圖

司馬子長作史記，有表無圖。夫圖誠不可闕也。古者左圖右史，蓋史須繁文而後備，著之爲圖，則較若列眉矣。後之人不善爲圖，并古人圖籍湮沒不傳，惜哉！驃纂繹史，述太古以迄亡秦，爲譜世系於簡端，俾觀者考究焉。若夫經制之詳，疆理之濶，天官地輿之形，名物器數之式，今昔異宜，因革殊規，非圖莫顯，則各附諸篇之中，敢曰得古人之精微，庶幾里鼓南車之一助云爾。帝王傳授總圖一 太皞世系二 炎帝世系三 黃帝世系四 少皞世系五 高陽

世系六 高辛世系七 陶唐世系八 有虞世系九 夏世系十 殷世系十一 周世系十二 魯世系十三 齊世系十四

晉世系十五 宋世系十六 衛世系十七 鄭世系十八 秦世系十九 楚世系二十 陳世系二十一 蔡世系二十二 曹
世系二十三 杞世系二十四 吳世系二十五 越世系二十六 莆世系二十七 郢世系二十八 滕世系二十九 薛世
系三十 許世系三十一 諸小國世系三十二 燕世系三十三 趙世系三十四 魏世系三十五 韓世系三十六 田齊
世系三十七